

使天藍

思魯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剝

編主境另孔

藍
天
使

五
幕
喜
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內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藍天使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魯思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紀念壯志未酬的先兄陳萬里

萬里號鵬，一字康壽。
去歲十二月十八日
下午二時病逝於新
疆迪化，享年三十六。

寫在卷首

一

「藍天使」是我繼「愛的血淚」和「愛與仇的爭鬥」（載於民國念一年的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上，前者曾由滬杭兩地學校劇團演出。）後的第四個多幕創作劇。

很多人以為：這戲是根據了德國烏發公司於一九三〇年製作的影片「Der blaue Engel」（哈音里比·曼原著，羅柏托·李樸曼改編，仇養夫·斯坦巴格導演，愛密爾·耶甯斯與瑪琳·黛德麗合演。）而加以改編的，想係劇名偶然雷同，才有這個「誤傳」的吧。

這兒，藉代聲明如上。

二

喜劇，又是一齣喜劇。

但是我的專寫喜劇，並非自以為有寫喜劇的才能；僅只因為愛好俄國果戈里的作品，尤其是他那出衆的諷刺手法，從而向他學習而已。

自然，單從他學些出衆的諷刺手法是不夠的。「他的諷刺，是怎樣的東西呢？最要緊的是：必先體會了他的諷刺，然後運用體會了這諷刺的眼睛，來觀察現代中國的道混濁了的社會情勢，從中抓出真的諷刺底的东西來。」

我願把趙碧女士底話，當作我的座右銘。

三

這戲，是去年我在中實劇團發見了最懂得 Acting 的陳述君後才想編寫的。

原定五個月把它完成的，可是，這期間却發生了人生最不幸的事，就是先兄萬里的客死於新疆，他是頂愛我的，並且鼓勵我從事寫作也挺着力的一個。

我傷心，我流淚，整天喝着酒，心灰意懶者四月於茲！

在這四個月中，我始終擱着筆沒有老實地寫過一個字。尤其是最近一個月，由於經濟的壓迫，攪

得我心緒更壞，簡直祇想往酒罈裏鑽了！

但是，「劇本叢刊」的主編者另境兄，却一回一回的來催了，催急了，我就不能不喝醉了酒而趕着寫，兩天一幕的趕着寫了。

「奴役藝術是藝術的最惡毒的敵人，」讓我把下一個戲「栽花記」來贖這次的罪名吧！

四

本劇，完成後曾由趙碧女士過目；她看了後，非常反對第四幕中插着「二所謂「猥褻語」」力勸我刪了它。

可是我沒有接受她的意見。

我不敢厚顏地說這是表現人或地的，然而，歌場是「猥褻語」的流行地，倒的確確是個事實，爲了「存真」故留着。

其實，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中，像這類的「猥褻語」是很多的，如：「一隻大黑羊正和你家那小白羊（指元老 Drabantio 的女兒 Desdemona）性交着呢！」（見 Othello）「頭還沒有地方廠 Cod-piece（係指陽物）先要找住房。」（見 King Lear 第三幕）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管它，管它！

三三，五，一，魯思塗於酒後。

第一幕

時：

是現代，不指定中華民國幾年份，但從房屋過擠，而堂堂的上海最高學府竟偏處於某大廈的一角這點看來，似乎說在「八一三」之後，比較妥切些罷。

地：

是上海，這是沒法更變的。

人：

李吟春 年五十四歲，大學教授，曾留學美國，得過博士學位。頭髮生得雖很稀薄，但是梳得却頗光滑；唇上黑層層的，留有一撮美國式的鬍鬚，他底身體矮而且胖，同時又因了他底動作的遲緩，給予人們的 *First impression*，像一頭癡肥的公豬。臉是平而略帶圓形，左半雪般的白，右半可又漆般的黑，俗語所謂「陰陽臉」也。故學生常在背後，喚他「包龍圖」的。至於眼睛在他的顏面上所佔的位置，恰如鯨魚與象的眼睛在牠們的顏面上所佔的位置一樣；鼻子則聳諸於廣漠的原野裏偶見的小邱而已。所以單看他的外貌，似很缺乏 *Delicacy*。還有，他說話很鈍，當他講不十分週到的時候，習慣的地總用他的右手去搔他自己的頭髮。

藍雲裳 爵士歌場的台柱，十八左右。曾在南京夫子廟裏清唱，紅極一時；後來在上海大世界等游藝場所演滑稽戲，也博得過低級趣味的觀眾們的熱烈擁護。長得標緻肉感，人又聰明伶俐，故當地的大中學生們把她看

作「上帝的女兒」——天使——似的敬愛，一句話，她是歌迷們的「大眾情人」真的。

張德奎 爵士歌場的歌唱節目報告員。

杜雲漢 爵士歌場的總料理，四十六歲。

許秀瓊 大學女生，二十二歲。

劉慶霖 大學生甲，二十四歲。

費世昌 大學生乙，二十三歲。

王震海 大學生丙，二十一歲。

陸德垣 大學生丁，二十五歲。

沈兆熊 大學生戊，二十二歲。

其他 歌女、侍女、男女大學生等。

時間 某個初夏的上午十點五十五分鐘光景。天空晴朗，氣候溫暖，正是一個鳥語花香，及時行樂的好日子。

佈景 近幾年，由於游資的集中，上海顯得分外的畸形繁榮，簡直越變越像個「世外桃源」了。然因人口的突增，

隨着發生了一住的恐慌；在這房屋過擠的怪現象下，滬地的最高學府「復興大學」——過去，它在上海的近郊擁有着百多畝地的自建校舍的。——現竟寸步難移的偏處在鄰於鬧市的一座「哈羅大廈」的基角裏。

這是位於二樓，沿馬路的一間教室。右——左右均以觀衆爲準，與台上演員的左右却正相反。——壁上掛着一塊黑板，那黑板前面的一方空地，放着長形的一具講台，講台上置有桌椅各一。在講台前，一隻隻的，盡是學生坐的課桌中間，分出一條狹窄的行人道。左邊的牆上則貼有題名「春風」的一份壁報。靠近後台處，是一排水泥鋼桿的玻璃窗。橫隔着馬路，向窗外眺去，可以望見對面那舊舊飯店的一間精緻房間。

還該補說的，這間教室，門有兩扇，分設在靠近後面的右左壁上。在天花板上，一前一後，高掛着兩盞十五支光的電燈，燈罩都是殘缺不全的。

幕啓時，室內祇有許秀瓊一人在專心地閱讀。馬路上的電車、汽車、腳踏車和人力車聲，喧嘈地從窗外不斷傳來。有時，內中還夾雜着二二報販的喚賣聲，印捕呼喝人力車夫的響聲，和四五十人爭購食油或煤球的擠軋、

叫喊與口角之聲。——在空氣中，這一切正好構成了一支熱鬧的「都會交響曲。」

半晌，劉慶霖偕費世昌從左壁門上。他們倆是一對執椅子弟，都穿得西裝筆挺的。剛跨進教室門檻的時候，舉止態度顯見非常輕薄的，模樣兒還帶着些鬼鬼祟祟的神氣。他們都沒有瞧見靠近左首台口處還坐着個許秀瓊。劉慶霖連跑帶跳的跑到後邊兒窗前，急向費世昌招手。

世昌 怎末，是時候了嗎？

慶霖 嚶，快了。

秀瓊 （抬頭，迅速地他們投了個不屑的一瞥，原想譏刺他們一下的，但忽又沉默住了）……

世昌 （眺望）那兒連人影兒也沒有半個呀！

慶霖 快了。（照鏡）十一點鐘，她一定起身了，現在裏邊兒正洗着臉罷。

秀瓊 （又抬頭了，俏皮裏略帶些譏刺）天使怕正伴着玉皇大帝睡得很甜，忘了下凡的時辰了！

慶霖 （回頭，大窘）哦，密絲許也在這兒？

世昌 好呀，密絲許（說後，轉向慶霖大伸其舌）。

秀瓊 （玩笑地，挾了書伴作走狀）喔，我在這兒打擾你們的、雅興了罷？

世昌 不不，我們不過……

慶霖 （更窘）我們不過在這兒隨便地……

世昌 隨便地……

慶霖 嚶，隨便地撩撩天罷了。（很想轉移談話的「題目」）密絲許，真用功呀！

秀瓊 用功？還不是一樣的無聊嗎？我也想聽聽那對面的藍姑娘，不起，我說錯了，是藍天使，她的吊嗓子才留在這兒的……

世昌 喔，原來密絲許也是位歌迷啊！

慶霖 （覺到秀瓊的話裏有話，藏着骨頭，故作會心的苦笑，一面急以手臂去推世昌而欲令其閉嘴）……

秀瓊 偶然高興聽聽吧了。——歌迷可沒有資格當呢，因為我還沒有到廢寢忘食，如喪考妣的程度。

……

慶霖 （反擊）一般的說，女人總比男子容易入迷點吧。譬如說……

世昌 對了，譬如在情場上吧，女人也較男子癡，俗語說：「最癡婦人心！」

慶霖 （故意更正世昌的話）中國的古書裏，祇有一句：「最毒婦人心！」

秀瓊 （悟會，冷笑）女子癡，這更顯出男人的薄情呀……

（此時，王震海上。他是一個知識流氓，談吐粗俗不堪。）

震海 什麼薄情不薄情？阿劉，你們在講相好嗎？

世昌 （如獲救兵，搶着報告）老王，密絲許說：世間最薄情的是咱們男子！

震海 屁！這是他的口頭禪，算不得罵人的。紅樓夢上的賈寶玉，誰都知道他是個多情種呀！

秀瓊 （予以一個不屑的嗤笑）哼……

慶霖 一般的說：男子是最多情，然而也最薄情；女人是最癡心，然而也最毒心。密絲許，尊見以為如何？

秀瓊 （反話）劉先生的話對極了：『最毒婦人心！』——女子的心真太像極了河豚，最毒也沒有了！

（衆笑）可是天下的男人却似蒼蠅一般，偏要嗡嗡嗡嗡的去追求它，吮吸它。就把對面的藍天使來作個例罷，試瞧，多少痛罵「最毒婦人心」的男人，拜倒在她的旗袍角下，哀求着她捨施一點兒愛情啊！（冷笑）哈，這許是「拚死不怕喫河豚」吧！（衆作苦笑）

（此時，上課鐘啞啞地響了。）

慶霖 （臉紅紅的，急顧左右而言他了）上課了，上課了（就坐）

（嘩德垣挾了幀藍天使親筆簽名的十二寸放大的半身照上，後面隨着七八個男女大學生。語聲喧雜，有的似道：「德垣，給我瞧瞧！」也有的像在說：「Let me see, please!」）

德垣 （低聲）噓，包龍圖來了！

（談虎色變，衆皆肅靜就坐。）

（半晌，李吟春挾皮包上。學生們起立行禮；之後，李教授便打開皮包來取出他自編的講義紙。接着，又從右首褲袋中摸出一方大型的白色手帕，用了雙手把它蓋住整個鼻子，然後狠命地拭涕，發出牛鳴似的一聲「哼——」。

這是他的習慣動作了，然學生們聽了還是忍俊不住的，要作不敢出聲的乞乞暗笑。

（接着又是兩個響亮的噴嚏，噴嚏。在他將打第三個時，流行症似的竟染遍了全教室的學生們，於是齊聲地一個「阿嚏！」吟春默默地瞧了他們一下，衆急靜靜地正襟危坐。）

吟春 今天，我們繼續的談「中國古代哲學——第五編名家公孫龍。」（返身在黑板上寫「公孫龍」

三字）關於公孫龍的傳略及其著書，昨兒已經詳細地講過了；現在，我們要進一步來研討他的學說。（又在黑板上寫「白馬非馬」四字）哦，公孫龍的學說裏頭，最有名的就是這篇「白馬非馬」。學生們，有的看了「白馬非馬」四字在笑。也有的根本不在聽講；像費世昌和劉慶霖，他們「心不在焉」的，味地留意着對面那藍天使的房間裏的動靜。王震海則低頭伏案，似在寫字條兒。）

兆熊 「白馬非馬」哈哈！

吟春 別笑！——這是研究概念的分析。哦，White horse is not a horse，爲什麼白馬不是馬呢？

因爲（右手搔頭髮兒）……因爲「白」是一種顏色的名稱，馬是一種動物的名稱，很明白的，顏色是不包含動物的概念，而動物也同樣不包括進顏色這概念的。因爲一個是「色」，一個是「形」，所以，白馬便不是馬。

兆熊 （抬頭）不懂！李先生，請您講得……

吟春 （以手止之）白是一種顏色，懂嗎？

兆熊 懂的，（低聲）這是三歲的小孩子也懂得的！

吟春 馬因為有了白的顏色，才叫白馬，明白嗎？

兆熊 （點頭）明白。

吟春 假使一隻馬去掉了牠底白的顏色，那牠便不叫白馬了，懂得嗎？

兆熊 （點頭）懂得。

吟春 所以，「白」這樣東西決不就是「馬」對不對？

兆熊 （依舊點頭）對的！

吟春 既然，「白」是「白」，「馬」是「馬」，兩者完全不相關的；那麼「白馬」就應該是「馬」

跟「白」兩件東西了，所以，「白馬不是馬」懂得了嗎？

兆熊 （乾脆地）不懂！

衆人 （哄堂大笑）……

兆熊 （得意地）白馬非馬，那黑馬也不是馬了？

吟春 自然，黑馬也不是馬。

兆熊 黃馬、棕色馬、跟關雲長騎的赤兔馬，統統不是馬嗎？

吟春 對呀，都不是馬。

兆熊 那天下沒有一隻是馬的了，李先生！

衆人（又作哄堂之笑）……

吟春（止住衆笑，又以右手搔頭）For an example，嚶，我們舉個譬喻來說吧：假如你家裏餵有一隻白馬，一天，你的朋友向你借隻黑馬，他這樣問你：Have you a black horse? 「你有一頭黑馬嗎？」——喂，那你怎麼答覆他？你能不能說：「我有馬的，我有馬的。」

兆熊 當然，不能這樣說的。

吟春 對，你不能答他「有馬」的；既然，「有馬」跟「有白馬」是兩樣的，那麼，「馬」跟「白馬」就不同的啦。嚶，既然馬跟白馬是不同的，那麼，白馬還能算得是馬嗎？——白馬而不能算得馬，那白馬就不是馬啦！Now, Do you understand?

兆熊 No, I don't understand!

衆人（哄笑）不懂！李先生，您越解說，我們越明白了！

吟春（咳嗽搔頭）……這是喚做 Principle of excluded middle——中文譯作「排中律」或「不容間位律」的。——因爲：人是人，狗是狗，如果是人，那便不能同時是狗了；反過來說，如果是狗，也就不能同時是人了。

兆熊 這是當然的，狗……

吟春 這是 Logic 的基礎。哦，排中律的意思，是事物不許有矛盾的，一個東西，它不能夠同時是這個，又是那個。所以，白馬既是白馬，它不能同時又是馬了……

震海（煞似正經又正經的）李先生，根據 Logic 的排中律說：「李先生不是先生，」這句話也成立的啦！

吟春 成立的，成立的。——（朗誦似的）「白馬非馬，」「李先生非先生。」

衆人（笑）……

吟春 這是沒有什麼好笑的。

震海（裝得愚蠢的）那麼，「李先生非人」這句話也講得通了，因為李先生是李先生，人是人，這根本是兩個東西，「東西」兩字，他故意說得特別地重。Logic 可不允許李先生同時又是人啦。

衆人（哄笑，聲可震天）……

吟春（憤怒，臉漲得紅紅的，拿起點名簿來，高呼）人！！！！都是畜牲！我在點名喚——「人，」你們竟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人的！

衆人（暗笑）……

（這時，陸德垣又偷偷地取出藍天使的半裸像片來瞧了。）

吟春（雨過天青，又見晴朗）第二，「堅白異同。」（返身在黑板上寫了「堅白異同」這四個字）這是公孫

龍的 Sensationalism。——感覺論——哦，分析感覺的感覺。（一邊說着，一邊又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這「感覺」兩字）

（在他兩次背着學生寫字的時兒，藍天使的照相却也變換了兩個欣賞者。起初，是給兆熊偷搶去的，後來，震海從他的手裏又搶過去瞧了。）

吟春 什麼叫做「堅白異同」？「堅」者硬也，哦，硬是須依 Sense of touch ——（寫介）觸覺——而辨知的，「白」則要靠 Sense of sight ——（寫介）視覺——才能分曉。

（當他第一次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觸覺」兩字時，教室中又起了一陣紛擾，一種耗子背着貓兒所玩的嬉戲式的紛擾，因為同學們你搶我奪的爭看藍天使的照像之故；結果，照像是給世昌用了一種老鷹攫小雞的姿態而「捷手先得」的。在吟春第二回返身去寫「視覺」時，世昌擋住了許多爭搶者的手臂，而把照片擎得高高的，想把它遞給他的知己朋友慶霖。）

（吟春回轉身來，却巧瞧見這套「把戲」，他跑下講台，走將過去。這可真急壞了物主陸德垣，他發出他的「緊急警報」——接連的咳了幾聲嗽。然而，已經遲了，照片早落入李教授的手掌中了。）

吟春（回講台後）你們身為黃帝的子孫，然而對於你們祖先的學術思想，非但一點也不懂得，而且還要瞎鬧，在講堂裏竟爭看起這種不道德的照相來，你們不感到慚愧嗎？你們不覺得羞恥嗎？——密斯脫費，（世昌應聲而立）公孫龍的學說，一是「白馬非馬」，二是什麼？

世昌（呆了半晌後，急向左右的同學討救兵了）……

慶霖（提示式的） 堅白異同……（聲稍高） 堅白異同。

世昌（依樣葫蘆地） 千百意同！

衆人（暗笑）……

吟春 怎未解釋，你說？

世昌（自作聰明的） 一千跟一百，意思完全相同，沒有什麼兩樣的。（坐）

衆人（忍不住笑了）……

（雜在這笑聲中，忽然浮起了一陣響澈雲霄的歌聲。衆急斂住了笑，回過頭去傾聽。）

（這是藍天使的歌喉；觀衆從原坐位裏還可隱約地見到她的丰采。）

吟春 密斯脫劉，把窗戶關起來！（慶霖沒奈何的關窗）……千百意同？（又向世昌）你怎末這樣聰明呀！

（轉過身去，以手指敲黑板）「堅白異同，」這兒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吟春轉身過去時，慶霖給了世昌一個眼色，要他一塊兒溜走。所以，吟春以手敲黑板時，正是他們推開門來，偷偷地溜跑的好機會。）

震海（故意給慶霖和世昌搗蛋似的，連咳了兩聲嗽）……

（慶霖和世昌在門外同時地掉過頭來，敬了震海一個鬼臉後，即下。）

吟春 哦，就拿這枝 Chalk——粉筆——來說罷。You see 它不是又硬又白的嗎？但是，我們怎末知道它是硬的呢？這還不是我們的觸覺告訴我們的？（說時又回身過去，以粉筆指「觸覺」兩字。是時，陸德垣也瞧着機會溜走了。震海又發出咳嗽聲來，衆笑）哦，我們又怎末知道它是白的呢？這可要靠我們的視覺了。（又用粉筆去輕輕敲黑板，指着「視覺」兩字。沈兆熊也偷跑出去了；震海同樣又發一聲嗽聲，音較前兩回要高得多了）而這枝粉筆的自身則是一種石粉。所以，粉筆是「硬」，「白」，「跟」石粉「三種 Attribute——屬性而集合成的。（他又轉過身去寫「屬性」了；這一次溜跑的學生更多了，王震海自然不再咳嗽了，因為他也是內中的一份子）然而，也正因為這個緣故，「白粉筆」和「硬粉筆」從感覺上來給它們分類，還是應該異其種類的，對不對？（他說「感覺」兩字時兒，又去指黑板了；除許秀瓊外，其餘的學生全都溜光了。當他問「對不對」，把視線投向學生們的座位去時，不覺大喫一驚，因為若大的一間講堂竟沒剩下半個人了）唉，一個個都溜跑了！

（窗外又傳來了藍天使的清脆悅耳的歌聲。——其實，歌聲始終沒有間斷過的，因為現在室內更沉靜了，所以聽起來似乎格外地響着吧了。）

（吟春挾了皮包而拿着剛才沒收的照片，無力地走下講台，突然發現後面的課桌上，還伏着一個女生，他過去喚她。）

吟春 密斯許！密斯許！密斯許！！

秀瓊（醒後，見李教授站在桌前，又驚又羞）啊……

吟春（和平地）怎樣，打盹兒麼？

秀瓊（羞怯地）嗯，瞌睡了。

吟春（略一回顧，知室內別無他人）受涼了沒有？（以手摸她的手）

秀瓊（縮回）沒有。（以手掠髮）聽了先生講的「白馬非馬」，我就窮究起它的哲理來，結果，却不

覺的睡着了……

吟春 天氣悶熱的緣故罷？俗語說的：（吟詩地）「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秀瓊 我作夢也在想着「白馬」呢。

吟春（沉思有頃，忽然感情激越地，像從火山里爆發出來似的）密斯許！

秀瓊（見狀，大驚）怎樣，先生？

吟春 近十年來，我教過的女學生也不算少了；可是，我總覺得祇有你，祇有你……

秀瓊 我怎麼樣，先生？

吟春（一字一頓）你最有前途！——白馬，是的，「白馬非馬」，誰像你這樣肯去思索的？

秀瓊 唔，先生……

吟春（感傷地）我抱着獨身主義，喫盡了千辛萬苦，一心一意地研究中國的哲學史，我原想拿我的

心得，整個兒的傳授給你們的，可是你們把它看作 Dust, ordure and refuse，誰也不願意學習它，珍視它，接受它！（漸漸的感情轉變為激越了）密斯許，今天要不是還有你在，我真將如何地失望呀！

秀瓊（感動地）先生！

吟春 怎[？]！

秀瓊（忽然站起來熱情地握住了這老哲學家的手）先生，我雖然很愚蠢……

吟春（驚喜地）啊！

秀瓊 長得又這麼醜陋……

吟春（緊張地）唔！

秀瓊 可[？]是（吞吐地）您要是真正……

吟春（更緊張地）哦，真正什麼？

秀瓊（把頭伏在他的懷裏）真正不厭棄我的話……

吟春（緊張又緊張的）哦，不厭棄你又怎麼樣？

秀瓊 那我願意做您的……

吟春（緊張到了極度）你說呀，願意做我的什麼？

秀瓊 (頭伏得更進了) 我願意做您的……

吟春 (忽然獸性地抱住她) 啊! 說呀, 做我的什麼? 你願意做我的什麼?

秀瓊 (手撫其鬚) 做您的乾女兒。

吟春 (拭汗) 哦, 乾女, 你吞吞吐吐的, 怎麼不早說呀!

秀瓊 您願意有我這麼一個乾女兒嗎?

吟春 (慈愛地) 我願意, 孩子! (半晌, 忽清醒地) 哦, 你可知道: 他們都上那兒去了?

秀瓊 都爭着去獻鮮花了。

吟春 (不解地) 獻鮮花?

秀瓊 嗯, 獻鮮花去了。——他們迷戀着一個歌女, 爵士歌場裏的一個歌女。您聽! 這不是她的歌聲嗎?

(藍天使的歌聲, 抑揚地從空氣中傳來。)

吟春 (無限的感慨) 一個年輕女子的歌唱, 自然要比老教授的哲學好聽得多了! (自說自話式的) 唉,

「白馬非馬,」「豎白異同,」去你們的罷!——老教授的哲學, 跟一個歌女的清唱, 才是真正的

不同呀!

秀瓊 爸爸, 您剛才沒收的, 就是藍天使的照相……

吟春 藍天使? Who is Blue-angel……

秀瓊 (拿了照片,把李教授拉到靠後台處,打開了窗指着對面唱着歌的人給他瞧) 就是她,就是她!爸爸,你瞧像不像呢?

吟春 (儘瞧着藍天使,竟沒有聽見秀瓊的問話)……

秀瓊 爸爸,您說它像不像她本人?

吟春 (胡亂地瞧) 像,像極了! (接過照片細看) 喔,不大像, This photograph does not do her justice!

因爲這張照片的好看的程度,比起照片的主人來還差得遠呢! (又望望對面的歌女) 這就難怪……

秀瓊 (搶問) 難怪什麼?

吟春 (微笑) 難怪他們放着書本不唸,要獻殷勤去呢!——喔,你說她在那家歌場賣唱的?

秀瓊 北京路的爵士歌場。

吟春 (朗誦式的) Jazz Jazz (緊接着一個大聲的噴嚏) 阿提……

——幕急下——

原书空白页

第
二
幕

原书空白页

時間 距離第一幕約三天，一個星期日的午後一時左右。

佈景 是爵士歌場的一角。

正中靠後，那高約八寸的 Platform 上，置有長方形的案桌一具。桌上，置有兩盞紅罩的燈。桌前繫着一塊緞花的桌帷 (Table cover)，上繡「藍雲裳」三字。那 Platform 的後部，則垂着一幅很大的帳帷，上端正中還懸着繡有「色藝雙全」四個紅底黑字的橫絹幅。左右兩側分掛着兩條狹長的紅色布幔，以代歌女們上下場的門幔，同時還是「樂隊」——其實僅僅是一兩個琴師而已——的隱蔽所。Platform 前邊兒的空地，放着四五隻空桌椅。

總之，室內的一切佈置——燈光、色彩、與擺設等等，必須充分地顯示出歌場的情調來就是了。詳細，我不想一一的規定，由担任本劇的賢明的導演先生作最後的決定可也。

幕啓時，許是時間過早之故，歌場內的聽衆，還只零零落落的七八人。慶霖、世昌、德垣、震海與兆熊等五人圍坐着近左首台口地方的一隻圓桌，喝着各人所愛的清茶、咖啡、可可、檸檬或啤酒之類，海闊天空的閒談着。左邊兒的基角裏，兩個商人模樣的人共據着一隻圓桌。靠近 Platform 右角前的那隻桌子，則給一位抽着雪茄，

而翻閱着小報的紳士型的中年人獨佔着。

右首靠後出入口處，站着一個穿制服的歌場侍女（即招待員），啖着西瓜子，樣子像很無聊又無聊的。

無綫電收音機裏放送出來的流行歌曲，隨着空氣飛播着全歌場。

（註：排演本劇的戲院或劇團，如感演員不敷分配的話，可令第一幕裏的充當「活動背景」Atmosphere的男女大學生來，兼飾本幕中的聽衆、歌女、報告員與女招待員等等角色。）

德垣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來對付他。

震海 屁想什麼法子呀？我看，乾脆的叫幾個流氓來教訓教訓他，好讓那包龍圖的黑一塊和白一塊的屁股上，再加上一塊青的，變成個大花臉兒罷。——哼，他挨了這頓打後，還有種到這兒來找咱們啦？

兆熊 好，痛快！我贊成這個辦法！看他以後還有臉來教我們（學李教授底蒼老聲發言）『白馬非馬！』

世昌（胆怯地）這怕不妥善罷。他是我們的系主任呀，他有權力開除我們的。並且……

震海 屁怕什麼？開除？就讓他開除。咱們有的是金錢，還怕進不了旁的大學？

兆熊 對！對！上海的學校呀，不管是大學中小學，它們的門都是同樣的裝置的，祇要你負了錢袋兒進去，它們便會自動的開放，讓你通行無阻的。

震海（振振有辭的）再說，包龍圖要開除這麼多人，咱們的校長也未必輕易地就答應他的。——少

了咱們這幾個弟兄，對於校長究竟是不利的；因為那等於叫他放棄他手裏現成的股票呀！他捨得丟掉嗎？

世昌 話雖說得不錯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不是一個最妥善的辦法……

德垣（突然）我們忘了請教我們的小諸葛啦！（轉向慶霖）阿劉，有什麼錦囊妙計嗎？

慶霖（對德垣作耳語）……

德垣（笑聲由低而高）妙計！妙計！

世昌 他怎樣說，老陸？

德垣（故弄玄虛）他說：我們祇要如此這般，便可毫不費力的制服了他。

兆熊 什麼計策？

德垣 小諸葛巧施美人計。

震海 屁！美人計？

世昌（差不多同時地）怎樣的美人計，阿劉？

慶霖 我們慫恿藍天使對他略施一點兒手段，譬如說灌灌米湯啦，嘿，瞧他再怎麼樣！

衆人 妙計！妙計！

世昌 這可要勞駕老陸向藍天使疏通去了。

德垣 不，不，我一個人的面子怕也沒有這麼大罷，回頭咱們一塊去得了。

震海 見鬼！作什麼屁的假癡假呆？拖車對於龍頭的一句話，誰都知道沒有回價的。（向沈兆熊）小沈，你說是嗎？

兆熊 自然沒有二價的，那還用說嗎？

（話說震海坐時，身子總愛略朝前邊兒傾側，那椅子的後面兩隻脚老不着地的。德垣爲了報復他的「拖車，龍頭」這套缺德話，故在兆熊將說未說之時，偷偷地把右足將震海所坐的椅子，下面那根橫木，狠命地往下一踏，椅子往後一側，震海就一個「元寶翻身」，面向天花板的倒在地上了。）

（衆人大笑，連商人、紳士與女招待員也瞧着笑得合不攏嘴來了。）

震海 （爬起，拭去衣服上的塵埃）好，回頭我跟你算這筆賬！

德垣 （俏皮地）抱歉，抱歉！（但又真摯地）摔痛了沒有？

（震海搖頭，就坐。）

（這時，那 Platform 上的頂光 Top-light 和脚光 Foot-light 同時地亮了起來，報告員兼「檢場」的張德奎從左首的布幔裏出來，向聽衆宣佈第一個的歌唱節目。）

（同時間的，慢後傳來了胡琴的調音聲來。無線電收音機裏的所放送的音樂，直至此時始止。）

德奎 諸位，現在開始歌唱了。我來發表兩句第一個秩序，（他是慣於爛用「發表」與「秩序」等的所謂

「文明詞兒」的。是林萍女士的京戲「玉堂春」。(退後，見林萍上，鼓掌。聽衆席里的兩個商人模樣的人隨之拍手。)

林萍 (略向聽衆點點頭，然後開始唱) 「(二六)自從公子上京去，玉堂春在北樓裝病形；公子立志不取妾，玉堂春守節不嫁人。(快板)那一日梳妝來照鏡，在樓下來了沈延齡。他在樓下誇豪富，比那公子勝十分。奴在北樓高聲罵，只罵得延齡臉含嗔，羞愧難當出院去，主僕兩人又把巧計生。做媒的銀子三百兩，那王八搗兒一斗金。搗兒貪財把我賣，將我賣與沈延齡；假說公子得了中，得中了黃榜頭一名，奴爲他關王廟內把香進，這才一馬到了洪洞。」(至此，商人模樣的人又鼓掌了，林萍轉向他們飄了一個媚眼，以報捧場之恩) 「在洪洞縣住了一年整，那皮氏賤人起毒心，一碗藥麵付奴手，奴回手遞與了沈官人；官人不解其中意，他吃了一口哼一聲，昏昏沉沉倒在地，七孔流血命歸陰。」(商人模樣的人再熱烈地鼓掌，林萍無限嬌羞的睜着眼兒向他們笑了，即下。)

(註如演林萍者不會哼半句兒平劇的，那祇有另找別人在慢後唱着，而令飾林萍的演員背着觀衆做「雙簧」了。下面所有扮歌女者，都不妨照此辦法而行的。)

(聽衆在林萍唱時，絡繹不斷的來，至此，已滿七八成座了。)

(在張德奎將作報告時，小虹上。)

德奎 小虹女士唱「四季歌」

（聽衆鼓掌，聲可微弱得很；這多半因了小虹穿着既樸素，而又冷若冰霜的緣故罷。）

小虹（俟樂師奏過調門後接唱）「春季到來綠滿窗，大姑娘窗下繡鴛鴦，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鴛鴦各一方。」（樂師調過門時，觀衆席中忽起倒采）「夏季到來柳絲長，大姑娘飄泊到長江，江南江北風光好，怎及青紗起高梁。」（又是一陣倒采。小虹雖面現苦色，但仍忍住了氣，而接唱下去）「秋季到來荷花香，大姑娘夜夜夢家鄉，醒來不見爹娘面，祇見床前明月光。」（「噓」和倒采之聲，雷般地鳴。小虹哭了，不及終場而退。可是，噓噓之聲仍舊不絕於耳。）

德奎（急向聽衆打躬作揖）對不起，對不起！請諸位多多原諒！並且還瞧在我的份上，包涵包涵，幫忙幫忙！這樣，才把「噓」聲壓了下去。噯，下面一個節目，精彩萬分，我敢担保諸位聽了一定滿意……

（突然，聽衆席中發出這麼一個聲音：「什麼好節目，快宣佈！」）

德奎（略顯慌張）藍雲裳女士的拿手好戲：「紡紗記。」（全場鼓掌雷鳴，內中還雜着叫喊聲，似乎是說：「那麼快叫她出來吧！」德奎急至後台布幔垂處，探首向內呼喚）藍小姐，藍小姐！

林萍（聲）藍姐姐剛到，還沒有化裝好呢。

（德奎掀開布幔的當兒，觀衆還可聽到小虹在後台飲泣之聲。）

（聽衆席中，又發出催促的擊掌聲。）

德奎（急壞了，不住地拭汗）就來了，就來了。（向內，低聲）那麼褚小姐褚珍寶來了沒有？

林萍（聲）來了。

（德奎進入幔後。）

慶霖（向陸）老陸，藍天使已經在後台了，快去呀！

世昌 真的快去說呀，說不定包龍圖就要來找我們了。

德垣 咱們一塊兒去，怎末樣？

慶霖 好好。（向兆熊與震海）你們留在這兒看（讀刊，陰平）着，我們去一回會就來的。（三人同下）

德奎（推着褚珍寶出來後，莫明其妙的向聽衆們來套「江湖話」）在家仗父母，出外靠朋友。諸位，務請多幫忙兄弟！——藍雲裳女士正在化裝，嚶，好戲留在後面吧。現在先請本場又白又嫩的首座紅星（他是慣於這樣爛用形容詞的）褚珍寶女士唱……（向褚，低聲）唱什麼？

珍寶（嗲勁十足）「我要你的一切。」

德奎（語意雙關）好好，尊命！（珍寶哈頓帶嬌的白了他一眼）嚶，褚珍寶女士唱（學女人的口吻）「我要你的一切！」（說時還把自己的身子裝得扭扭捏捏的，藉以取樂聽衆。）

珍寶（打情罵俏的向德奎）死快哉！

（聽衆席中，發出笑聲與掌聲，也有叫「好」的。德奎輕骨頭地聳聳肩兒退至一旁。）

（珍寶賣弄風騷似的，抖着胸前的雙峯嫵嫵地走到案桌前，先向聽衆們掃射了個輕盈的秋波，然後笑對着麥

格爾風 Microphone 高歌起來。）

（德奎鼓掌，聽衆隨着拍手。）

珍寶（唱）：『小姐我愛你的一切！等到你也愛我時，請你不要拒絕。若是我愛你的一切！你有明媚的雙眸，猶如秋水一般燦爛溫柔，（她唱這兩句時，向聽衆們不住的送秋波。聽衆如癡若醉的，報以瘋狂的彩聲）你有勻秀的雙足，猶如仙子一般凌波微步。（她一邊兒唱着，一邊兒用右手稍稍掀起一點旗袍的下擺，猶如仙子凌波微步一般，）做了二個妙美的舞姿。聽衆席中，又發出響亮的叫好聲來。）小姐，我愛你的一切！等到你也愛我時，請你不要拒絕。若是我愛你的一切！你有紅潤的香腮，猶如玫瑰雨後剛開；你有婉妙的纖腰，猶如女神臨風裊裊。（她唱至「纖腰」兩字的光景，把雙手叉起自己的腰來，等到接唱次句「臨風裊裊」時，如同跳草裙舞一般無二的竟大轉其臀部起來。聽衆報以掌聲，久久不止）……

震海（忘形地喊）：好呀！

兆熊（同時）：再來一個（聽衆中有答其「噓噓」聲的。）

（這時，「包龍圖」李吟春帶着手杖上了。他一步一步的走到震海與兆熊所坐的桌前，背着他們還在東張西望的向全場搜索他的學生。身後，隨着一個女侍。）

吟春（突然大聲一個噴嚏）：阿嚏……

（世昌因其聲音怪熟悉之故，向聲音來源處瞧，見站在跟前的是李教授，大驚失色，急推震海。兩人正擬蹣跚溜

跑時，李教授已在旋轉身子來了。沒法，祇得往圓桌下躲了。幸有台布遮住，沒給吟春發見。）

侍女（竊笑。見吟春想在原先震海等所佔的桌椅上坐下去時）先生，這兒有人！

吟春 Thanks!（吟春改坐右邊鄰近的一隻空桌子上。）

侍女 喝什麼？

吟春（搔頭，半晌）Black tea。

侍女（似未聽清）嚶？

吟春 紅茶。（眼睛還向四周不斷地搜索着）

（侍女望望桌底下的人後，竊笑着下。吟春誤會她是笑他，急瞧自己的鞋襪，見無異樣，漸亦安心了。）

侍女（捧茶而上）紅茶。

吟春 Thanks!（侍女欲下時，又望望桌底下的人而竊笑起來，弄得吟春更莫明其妙了。）

（在吟春打噴嚏的一秒鐘後，珍寶繼續着往下兒唱。）

珍寶（唱）「小姐，我愛你的一切！等到你也愛我時，請你不要拒絕。若是我愛你的一切，你有香豔的

櫻唇，永能賜與我懇切的香吻。」（她向聽衆公開拍賣她的「飛吻」Through Kiss了，所得的代價是震耳

欲聾的掌聲。）

（震海偷偷探出頭來，後給世昌拖回進去。）

珍寶 (續唱) 「你有柔嫩的玉臂，永能賜與我擁抱的甜蜜。」(作態，聽衆喝采。)

(慶霖等在聽衆的采聲與掌聲中同上，後見李教授威嚴地坐着，急返身溜下。)

珍寶 (越唱越賣力了) 「小姐，我愛你的一切，等到你也愛我時，請你不要拒絕；若是我愛你的一切！你

有超人的智慧，真摯的情懷，母親一樣的慈愛，能夠永保人生存在。」(笑下)

(掌聲又是雷般地響，珍寶返身再向聽衆深深的謝了一鞠躬。然後，於掌聲中隨張德奎退場。)

(話說在珍寶唱至「你有超人的智慧」時，慶霖又偷偷地探出頭來，招呼侍女，俯下了身子與之耳語，並以手指給她看李教授。最後，掏出念塊錢來賞給了她，即下。)

德奎 (從慢後攜棉花紡車兒出) 請等一分鐘，藍雲裳女士馬上就來了！諸位多多原諒，多多原諒。(向聽

衆們不斷拱手。)

侍女 (至吟春前) 先生是李教授嗎？(吟春點頭) 電話。

吟春 Thanks!

侍女 在那兒！(俟李下後，笑着至震海處，撩起台布，招呼他們) 快走，劉先生在廁所裏等着你們！(指示他們從左首的太平門下) 這邊兒走！

震海 (欲下) 那老傢伙呢？

侍女 給我騙走了。

世昌 謝謝（同下）

（女侍收茶具時，李教授上。）

吟春 （質問侍女）沒有電話！

侍女 沒有，也許給他們掛斷了。（笑下）

（聽衆鼓掌，催促。）

（藍雲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上，聽衆席裏掌聲鼓得空前地響。是時，場內的 Spot light 也亮了，光線集中地射在雲裳的身上，這更使她加倍兒的顯得嬌美無比的了。）

德奎 藍雲裳女士唱「紡紗記」

（又是一個滿堂采。李吟春聽到是藍雲裳，便無意識的掏出老光眼鏡來，對她細細打量着了。）

雲裳 （大方地向聽衆行禮）「紡紗記」的詞兒，是新編的。今兒因爲頭一天唱，也許有生疏或不到的地方，這就要請各位原諒了。（德奎送上茶來，她轉過身去喝了一口）『（白）奴家王氏，配夫教書匠呂伯樂爲妻。他娶了我三天，便遠遠的出門坐冷板櫓去了，直到如今已經整整三年多了，始終沒有回過家來一次，叫奴家怎麼不想念他呢？我昨天從娘家帶了四兩棉花來，今兒沒有事，待我紡棉紗便了。（就坐，紡紗半响，睡在旁邊搖籃里的孩兒哭了）喲，你們瞧這孩子呀，我不做活，他也不哭；我一做活，他就哭啦。（回顧搖籃）兒呀，媽多疼你，別哭，我就來啦。（從搖籃里抱起洋娃娃來，裝餵奶狀。

(在藍雲裝做紡棉紗時，張德奎兼演丑角的已從左邊的布幔登場了。他受了藍雲裝的囑託，竟化成了個李教授了。陰陽臉，戴着深度的老光眼鏡，也同樣的穿西服，持手杖。)

德奎 (站在 Platform 左邊的台口，唱) 『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白)我呂伯樂，娶了個

老婆，第三天就出門做教書匠去了。哦，三年了，老沒有時間回來。我今兒告了假，不免回家探望便了。(又唱) 『急急走來莫稍停，不覺來到已門庭。……』

吟春 (氣得忍無可忍了，怒將手杖重重擊地，站起來，大罵) Nonsense Nonsense Nonsense Nonsense (台上停唱。起初聽衆羣起嘩他。但當他們回轉頭一瞧他的臉呀，誰都化憤爲笑了。這更使吟春老羞成怒了，高聲地罵) 混蛋，都給我滾下來！

(德奎走下 Platform 到吟春跟前，聽衆們緊隨於後。團團的，把他們倆包圍住了。)

吟春 You foolish fellow (打了德奎一下耳括子)

德奎 (退後) 「君子動嘴不動手，」你怎樣好動手？老子揍你，(衝前)你……(兩人扭做一團)

(藍雲裳聞耳括子聲，急從人羣中擠出來。)

雲裳 (向德奎) 放下！(德奎放手)

吟春 哼！

雲裳 您也放下！(見李不放，開玩笑地)您老先生爲了宣揚文明才到這兒來的，是不是？(她把右手去按

住了吟春扭住着德奎的衣襟之手。

吟春（有頃，爲了躲避這誘惑罷，戰慄地縮回了自己的手。圍觀着的聽衆笑了）你：他……〔接着左邊一個

噴嚏）阿提……

——幕急下

第三幕

原书空白页

第一景

時間 當天午夜，十二點鐘。

佈景 是紅歌星藍雲裳長期包租的，蓓蕾飯店的一間華麗的臥室。

後面偏右角處，闢有一扇通向道的門；門上掛着相當美觀的門帘。左邊靠前有一小門，通浴室的。右邊是一長排水泥鋼幹的玻璃窗，八字型的垂着兩片紫羅紗的窗帘。室內的一切陳設，够得上說富麗而現代式的，給予人們的感覺，頗見舒適。左面橫放着一張單人的木床，床頭的壁上，掛着一幅藍天使自己的放大照。床前近通浴室門處，是一具梳粧台；床後靠甬道那牆脚根立着一個屏風；屏風後，許是藍天使更換衣服的所在地吧。正中靠後則是一隻衣櫥。櫥前偏右的舞台中央，高掛着一盞電燈。燈下放着一隻雙人沙發，沙發旁邊安着一張置有烟具的烟几。至於右首窗前，放着一張小圓桌，兩邊兒有兩把椅子，而圓桌上頭還點綴着一盆夜來香花。

幕啓時，慶霖、世昌、德垣、兆熊和震海等五人，正圍住了藍天使聽着她唱「夜來香」。

雲裳

（在幕沒有掀開之前，就早已唱着了）「夜來香，夜里香，千萬種香花兒比不上。少年郎，貌堂堂，借幾

朵香花兒扣上西裝，知心姐一見笑洋洋。哥哥喜愛夜來香，一陣一陣香風透進兩個心房，不僅人

香，就是愛也香！

衆人 一，二，三。

雲裳 (繼着唱第三段)「夜來香，夜里……」(聞有叩門聲，住唱) 誰呀？

吟春 (聲) 得罪！請問藍姑娘在家嗎？

衆人 (大驚，低聲) 包龍圖來了！

雲裳 (略顯慌惶) 你們——你們暫時躲到浴室間里去吧！

吟春 (繼續叩門) ……

衆人 (互相爭奪着擁進浴室去) ……

雲裳 (強作鎮靜，走去開門。站在門口處，用手捏着門帘) 老先生，您找誰？

吟春 (聲) 我可以進來嗎？

雲裳 (嬌滴滴的) 不妨事的，請進來罷！

(李教授緩慢地跨進門來，好奇似地東張西望)

吟春 (忽然大聲一個噴嚏) 阿提……

雲裳 (欲笑，但又忍住了) 您請坐呀！

吟春 Thanks! (在沙發上坐下)

雲裳 有什麼可謝的？（過去同他並肩坐下）抽煙嗎？

吟春 No, thank you!

雲裳 （自己燃了一枝煙捲，不斷吸着，而且故意地把煙噴向吟春）……

吟春 （咳嗽不止）……

雲裳 （把煙丟了）真對不起！（撫摸他的胸部）

吟春 （逃避誘惑而假咳嗽）……

雲裳 （沏茶）喝口茶罷！

吟春 Thanks! （目光向四周掃射着，似在搜索他的學生）

雲裳 睜什麼？——您要什麼嗎？可興（Cushion），還是今兒的晚報？

吟春 No, thank you!

雲裳 （無聊地把手帕打着結兒）……

吟春 （偷瞧着她）哦，他們沒有來這兒？

雲裳 他們，

吟春 我的學生。

雲裳 誰是您的學生？

吟春 一個姓劉，一個姓費，一個姓陸，一個姓沈……

雲裳（開玩笑地）姓劉，姓費，姓陸，那我認識的很多呀！（決定改換方式來征服他）請您坐一會兒，我換一件衣服就來。

吟春 As you please, 愛愛，您請隨便！

雲裳（對他笑了笑後，走到屏風後面，半晌，高聲呼喊）老先生，老先生！

吟春 What do you require, Madam?

雲裳 請您把睡衣遞一遞給我，好嗎？

吟春 Where is the nightgown? 哦，在那兒？

雲裳 衣櫥裏。

吟春（沒奈何的，過去，打開衣櫥。見掛在裏邊的睡衣很多，不知道拿那一件好。搔頭）您……您要那一件？

雲裳 隨便您挑一件得了。

吟春（看看這一件，又瞧瞧那一件的）……

雲裳 請您快一點，我冷呢。

吟春（隨手拿了一件，直衝到屏風處）……

雲裳（故着驚叫）愛愛，不能進來，不能進來！我已經脫了衣服。

吟春 (急避) 您……您把衣服都脫了，

雲裳 啊，光着身子哩！

吟春 那您自己出來拿吧。(他把睡衣丟在沙發上，自己避到右首台口去。)

雲裳 這怎麼行呢？不是已經告訴您我赤裸裸的光着身子嗎？

吟春 (搔頭) 那……那……(拿了睡衣，過去，離屏風遠遠的，就站住了) 接……接……請您接着！

(背着屏風，伸長了臂。)

雲裳 您站得那麼遠，叫我怎麼接呢？

吟春 (自語) Oh, my God, (閉住了雙眼) 您……您……您就稍爲出來一點兒吧，我背了您閉着眼

睛呢。

雲裳 這……這……哦，怪難爲情的！

吟春 (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壓制住胸內的慾念，過去，把睡衣高高的從屏風上遞了進去。) 哪，您……接着！

雲裳 (撒嬌地，把換下的內衣、襪褲與奶罩等，像拋彩球似的一一丟出來，把李教授蓋得沒頭沒腦的。) 您瞧什麼？

走開！走開！！(其實，可憐的李教授根本就沒有瞧她什麼。)

吟春 (給藍天使的衣褲上留存着的幽香所醺昏了吧，他竟如同一塊化石似的，襪褲蓋在頭上，奶罩掉在肩頭，內

衣則挽在他的手臂彎裏，這樣的呆立着) ……

雲裳 (笑聲不絕) 哈哈，哈哈，哈哈！(穿就睡衣，從屏風後出來，瞧見了李教授如此一副傻相，笑得更利害了) 哈哈，你這傻瓜！(給他取下衣褲，扔在床上)。

(忽從浴室內，傳出物件掉地的「撲通」聲來。)

吟春 (吃驚) 甚麼？

雲裳 (同時) 啊！(轉對李教授) 我去看看去。(立刻跑進浴室，即出)。

吟春 那屋裏是甚麼？

雲裳 叭兒狗，兩隻叭兒狗在吵架。

吟春 (突然，握住雲裳的手) 我……我……

雲裳 怎麼啦？

吟春 (胆怯地) 我……我可以親……親……親親您的手嗎？

雲裳 (豪爽地) 可以！

吟春 (吻手) Thanks! Many thanks! A thousand thanks!

雲裳 (微笑) 爲什麼要這樣謝呢？

吟春 因……因爲您允許我親……親您的手。

雲裳 爲了親我的手嗎？哈哈！(笑着離開他，走到沙發處) 瞧你多傻呀！——別人連問都不問一聲的，

就一直親到我的臉上來了。(坐下)

吟春 (跟着過去) Rough manners! 我最討厭這種粗暴的舉動!……(站在沙發背後)

雲裳 粗暴嗎?

吟春 (妒忌地) 哦，並且簡直是侮辱!(走到沙發前去)

雲裳 (抗議地) 爲什麼是侮辱，我看這完全是熱情，一種沸騰的熱情驅使他們的!

吟春 (與藍大使並坐) 如果是熱情，那就另外一件事了!……(情動地) 如果是熱情……熱情……一

種熱情……(突然獸性地親她的臉)

雲裳 (裝噴，很快的站起來) 叫，你這是幹什麼呢?

吟春 (驚愕地) 您，您不是說這……這完全是熱……熱情嗎?

(德垣、慶霖等一夥人，又在浴室門的門帘內伸出頭來探視了。)

雲裳 哼，熱情——侮辱侮辱!!

吟春 (戰慄地) I beg your pardon! (跪下) 請您原……原諒吧，我……我以後不再親……親您了!

雲裳 (笑出聲來) 得了，親就讓你親吧!

(突然，一個不慎，震海被擠倒而跌進台上來了。在他背後頓時起了騷動，並且，還響着慶霖的兩句語言：「糟了，

「糟了！」

雲裳（失聲）啊！（向震海等）你們……

吟春（很快的站起來）Oh, My God!……

（震海急急的爬起來，抱頭亂竄奪門而出；慶霖等隨其後驚呼懼叫的爭搶着往外逃，一時秩序爲之大亂。）

吟春（驚魂初定，強作大學教授派的）哼！你們竟在這兒胡鬧！（欲追學生）

雲裳（大聲而笑）哈哈！

吟春（如夢初醒，自言自語）Oh, is that so 叭兒狗，叭兒狗，What a lie! ——你撒謊，你真狡猾！

雲裳（生氣地）這有什麼狡猾？（玩笑地）「名師出高徒，」有了像您這樣的先生，才會有這樣的學

生啊！這怎麼能怪我呢？（走到窗前圓桌旁邊坐下）

吟春（看一看她，軟了下來）別說這些了！——哦，您的朋友不少吧？

雲裳 不多。我怕交際……

吟春 是的，多交朋友是很危險的。尤其是剛才走的那些渾蛋的大學生，簡直是一羣烏鴉，牠們飛到

那兒，便會把不祥和不吉帶到那兒的！

雲裳（明白他話裏的含意）他們都很沒有出息！哦，是的，我非常惋惜他們：好好的攔着書兒不唸，偏到

遊藝場所去鬼混！

吟春 That is very true 您說得對極了！

雲裳 不過，比起蠢豬一般的商人們來，那他們還強得多啦！他們有學問，他們懂得尊敬我們女人。

（慢慢地站起來）

吟春 Of course 他們自然不是最壞的人。

雲裳 （牢牢的看着他）我最喜歡既有學問，而又能夠懂得尊敬女人的人！

吟春 是的嗎？那……那……

雲裳 （走近他去）嚶，就像您這樣的人（她把身體偎依着他）

吟春 （情不自禁地）You darling！（突然抱住她）讓我再親一親您罷！

雲裳 （索性把頭埋在他的懷裏，羞怯似的）別親了，別親了！

吟春 （獸性地緊抱住了她親臉）……

雲裳 （慢慢的推開他）你真是個危險的人！（看錶）快一點啦，現在你該離開這兒了——（吻他）明兒見！

吟春 （突增勇氣）不，我不走！（他想拉住藍天使的手，但她飄然地避到梳粧台邊去了。）

雲裳 爲，爲什麼？

吟春 不爲什麼！（過去，又跪下）I love you Darling！

雲裳 (躲避) 我是個獨身主義者。

吟春 I am a bachelor! 那最好也沒有了, 我也是抱獨身主義的。零加零等於零, 獨身 (指藍天使)

加獨身(指他自己) 還不是一樣的等於獨身嗎?

雲裳 這是零加一的問題, 不是零加零那麼簡單的。(裝按電鈴)

吟春 你幹什麼?

雲裳 幹什麼? 按電鈴呀!

吟春 做什麼?

雲裳 你真的不動身, 我好叫茶房來攆你走哪!

吟春 (重重搔頭) 您……您不是說您最愛有學問的人嗎? 我……我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

博士, 現任上海復興大學的哲學系主任, 吳適之、馮又蘭、季石岑哪, 都是我的朋友。若論學問……

雲裳 得了, 得了! 你背這麼一套幹嗎?

吟春 自然爲了向您求愛! (想跪下時, 又是大聲一個噴嚏) 阿提……

——幕急落——

(幕閉一剎那即重啓, 僅示時間經過而已。)

第一景

時間

翌日上午十時半，離第一景約十個鐘頭的光景。

佈景 與本幕的第一景同。擺設方面，則略有變動，即本來放在圓桌上的那個花盆，現在却被擱到窗檻上去了。

幕啓時，藍天使穿着睡衣，面向窗戶而背對着鏡的，坐在梳粧台前的椅上。李教授連領帶還沒有結的，僅祇著件襯衫，站在藍天使的面前，似乎剛剛給她畫完眉毛。現在，他把眉筆放了，改拿一匣香粉過來，開了匣蓋，正想去嗅它時，突然大聲一個噴嚏，把粉吹得滿身皆是。

雲裳 着涼了吧？（接過粉來）快穿衣服去！（轉身去照鏡子）

吟春 Yes。（穿了衣服後，對着衣櫥上的鏡打着領帶。）

雲裳（照了半晌，笑着）一個抱獨身主義的大學教授，對於女人的眉毛，倒比美容院裏的化妝師，還有研究呢！

吟春（受寵若驚的）那你以後甬上美容院去啦，就請我做化妝師得了！（早已打好領帶，坐在沙發裏閱報了。）

雲裳（粉也塗抹好了）我有這麼大的福氣嗎，請美國回來的老先生做我私人的化妝師？（詭媚地坐到他的身旁去。）

吟春（不悅的）darling！我不愛您叫「老先生！」

雲裳（固執地）我要叫你「老先生，」我喜歡叫你「老先生！」

吟春（抗議地）我一點兒也不老，爲什麼叫我「老先生」呢？

雲裳（媚笑地）我要叫，我偏要這樣叫：「老先生，」「老先生！」

吟春（反而高興着了）好好，叫得好，叫得好！——You can say as you like！您愛怎麼叫，就隨您怎麼叫吧！

雲裳（笑着把頭像貓似的偎將過去）還說不老呢？鬚髭都長得這麼兒長了！（說時，用她白嫩的手去撫摸

他粗硬的鬚）啲！（突然像被針刺痛了似的，縮回手來）討厭！（更把頭像雉雞似的，深深地埋在他的懷抱里。）

給我剃了它，給我剃了它！

吟春（摸摸自己的鬚）好好，要是您高興，回頭我就去剃了它，剃了它！

雲裳（抬起頭來）你真捨得，剃掉這已經留了多年的鬚？

吟春 怎麼捨不得？別說這沒用的鬚啦，就是您要我的腦袋，我也願意割下來獻給您的！

雲裳 你真個可愛的人兒，我喜歡你！

吟春 (站起來) Oh, it is time to go, 我要走了, 到學校去一下。——從今兒起, 你是我的人, 這也

是我的家了! (鄭重地) 你該拒絕那些渾蛋再上這兒來啦!

雲裳 (低下頭來,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唉……

吟春 你不願意拒絕他們上這兒來嗎?

雲裳 (搖搖頭) 不……

吟春 那你嘆氣什麼呢? (瞧她流淚了) 喲, 爲什麼又哭了呢?

雲裳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吟春 What is the matter? 哦, 甚麼事情?

雲裳 我想起了我的, 小姊妹們。

吟春 你的小姊妹們?

雲裳 (點頭) 嗯, 她們有的也已嫁了人, 她們的丈夫, 不是什麼店的小開, 便是什麼行的股東, 所以, 常

在我的跟前, 誇耀她們的丈夫: 怎樣的有錢, 又怎樣的愛她們, 今兒買金鋼鑽給她們, 明兒又兌金

頸鍊給她們啦!——可是我, 却什麼也沒有! 要是她們知道了我已經嫁了人, 那她們更將怎樣的

笑話我啊!

吟春 (搔頭) 哦, 你也很想要這些兒吧?

雲裳 我嗎？一點兒也不想。（獻媚地）像我的丈夫是外國回來的學問家，這才值得大大誇耀呢！

吟春 是的，反正都是一樣。他們有錢，我有學問（自大地）

雲裳 不過，我想：假如我的丈夫既有學問，而又有錢，也買了鑽戒或者項鍊給我，那我將塞倒所有小姊妹們的嘴，叫她們以後不敢再說誇大的話了！

吟春 （又搔頭了）哦，你還不是想要嗎？

雲裳 不，我要鑽戒和頸鍊幹嗎？我沒有這些，我的丈夫也一樣高興做我的化妝師喲！

吟春 你嘴裏雖然口口聲聲說不要，可是心裏却是老想買它……哦，這麼着，我還有一個六萬多塊錢的銀行存摺，讓我們把它來打個賭罷。（示摺）

雲裳 （頓的興奮起來）打賭？怎麼打法的呢？

吟春 夫妻不是應該相敬如賓的嗎？我們就來這個「相敬如賓賭」罷。賭法，容易得很：從我手裏不論遞給你什麼東西，你必須先說一聲：『Thanks！』然後再接。自然，你遞什麼給我，我也一樣說：『Thanks！』聽清楚了：誰要是在接東西的時候，忘了禮貌，不先說一聲：『Thanks！』那他就應該罰錢……

雲裳 贊成，我贊成這「相敬如賓」的賭！

吟春 這是種「寓教育於娛樂」的賭法。——哦，假如我輸了的話，這個六萬塊錢的銀行存摺就算

是你的了！

雲裳 誰都不能賴的！(孩子似的捉住了李教授的手，輕輕的打他一下手心。然後，把自己的手掌伸給李教授)

你也應該打我一下！(李教授笑着打她的心)

吟春 現在我真該走了，到學校裏去一下。

雲裳 (戀戀地) 什麼時候兒回家，Darling？——哦，您回來的時候，先在對面的馬路上，瞧一瞧這個

窗子。要是我叫您來，我的窗檻上一定像現在一樣的攔着那個花盆，要是沒有花盆，那您就千萬不要進來。

吟春 不要進來？

雲裳 那意思是，家裏一定有了客人。

吟春 我是你的丈夫，爲什麼要避他們呢？

雲裳 傻瓜，這完全爲的是您呀！第一，您養不活我，我就不能不靠賣唱來維持生活；既然依舊要去賣唱，我便不能隨便地得罪我的客人，堅決的拒絕他上這兒來玩？第二，我是一個歌女，誰都瞧不起的，要是人家知道您娶了我，那您定將遭到社會上一切的人們的嘲笑！——所以，我才改了這個主意。

吟春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good intentions! 謝謝你的美意！(取了手杖與帽) So long!

（退場）

（藍天使送李教授至門口處，對他作了一個「飛吻」，然後把門關了，馬上走到窗邊去，將花盆移至桌上。接着，嘴裏哼着流行歌曲，到屏風後，更換衣服去了。）

（空中，傳來了叩門聲。）

德垣

（聲）雲裳，雲裳！

雲裳

等一等，就來了。（一邊兒扣着衣紐，一邊兒走去開門。）

德垣

我站在對面兒的馬路上，已經等了整整兩個鐘點了。望着你的窗子，那花盆的位置，老不搬動

的！（藍天使聽得不耐煩，走到沙發邊去坐了，燃了枝烟，舒服又舒服的抽着）雲裳！雲裳！（向她走去）

雲裳

噹噹咕咕的，牢騷發完了沒有？

德垣

你生我的氣了嗎？我不過隨便兒說說的。

雲裳

去把我的鞋子拿來！

德垣

是！（到梳粧台下去拿了鞋來）

雲裳

（脫去拖鞋）給我穿上！

德垣

是！（跪在地上，給她穿上鞋子。）

雲裳

（把右腳躡得高高的）我的腳長得好看嗎？

德垣 (啞啞嘴兒) 美極了!

雲裳 真的美嗎?

德垣 真的美! (垂涎欲滴地, 望着她的脚)

雲裳 那麼你該親親它呀!

德垣 是! (跪下吻她的脚)

雲裳 香嗎?

德垣 (又啞啞嘴) 香極了!

雲裳 你再親親它吧!

德垣 是! (又吻着她的脚)

雲裳 (站起來賣着俏) 我的身段兒長得怎麼樣?

德垣 好看!

雲裳 怎麼樣的好看?

德垣 長得豐滿而富彈性!

雲裳 彈性?

德垣 充滿着曲綫美! (他想擁抱她)

雲裳（不讓他抱，笑着逃開）哈哈！

德垣 讓我抱一抱吧！（追她）……

（叩門聲又響了，兩人大驚。）

雲裳 噓噓！

德垣（往屏風後逃去）……

雲裳（低聲）喂喂……（阻擋着她）你躲到浴室間去吧！

吟春（聲）開門，開門！

德垣（躲進浴室間去）……

雲裳 記住：一動也不要動！鎖上了門，把鑰匙掛在衣扣上。走去開門，鑰匙叮叮噹噹奏着音樂。

（李教授上。他把留了多年的鬍鬚剃掉了；然而，近瞧起來，依舊黑叢叢又毛刺刺的，可見他底鬚根是天生的濃盛。）

吟春（想把手杖交給她時，忽又一個大聲的噴嚏）阿提……

雲裳（又像詔媚又像真的關心似的）又着涼了（接手杖時念大聲說）Thanks！哈哈！（忽又瞧見他的鬚

剃光了，更樂得跳起來）您現在年輕得多了，樣子也更神氣了！Darling，我真喜歡您！（瞧他沒精打彩的，走近他）怎麼啦，您？

吟春 I lost my job! 失業了!

雲裳 啊!

吟春 那般渾蛋的學生鬧風潮——罷課，要求學校當局辭退我，說我破壞校譽，什麼大鬧歌場，並且還跟您同居了!

雲裳 辭退就辭退啦，回頭再找旁的職業。——累了吧？這兒歇一歇!

吟春 Oh yes, I am tired, Let me rest here (坐下時，笑着向藍天使說) Thanks!

雲裳 (裝得若無其事的) 渴了吧？喝點茶好不好(倒茶)

吟春 If you please!

雲裳 (進茶) 喝了它，可以提提精神。

吟春 (接過茶時，急說) Thanks (喝了口茶，咂嘴) your tea is delicious! 茶葉不壞呀!

雲裳 (想起了桌上的花盆，把它搬到窗檯上去)……

吟春 (懷疑地) 來過客人了嗎？

雲裳 (鎮靜地) 沒有。

吟春 那麼……我真粗心，方才進來的時候，忘了先在外邊兒望望窗子上，擺着花盆沒有……

雲裳 花盆放在窗上，始終沒有移動過；直到您進來的時候，我才把它搬下澆了一些水。

吟春（望了望浴室的門）哦，您的兩隻叭兒狗沒有關在浴室間裏吧，別像上回一樣的又要吵起架來？

雲裳（心魂顯然有些不定，但強自鎮靜的裝着笑說）說笑話的人，他倒常常是真的預言家呀。

吟春（摸正路角）一定有人來過！

雲裳（突然）來過，他還沒有走呢！

吟春 什麼是誰？

雲裳 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吟春 他調戲了你吧？

雲裳（假哭）是的，他調戲我，他欺侮我！他吻了我的腿，並且還要抱我的腰！

吟春 他逃走了？

雲裳（哭得更傷心的）沒有！您知道我的手是沒有力的，我怎麼能一對一的抓住他呢？……

吟春（搶說）您可以按電鈴，叫茶房進來抓住他呀！

雲裳 當時，我沒有想到這層。可是，我用了計謀到底也把他弄住了，Darling，您給我打他兩個耳括

子，教訓教訓他！

吟春（怒氣沖沖的，擎起了手杖）他在那兒？他在那兒？

雲裳 在那兒，給我騙進浴室間鎖住了！

吟春 我要揍他，揍他！揮着手杖，衝向浴室。

雲裳 Darling, Darling! 浴室鎖着，把這鑰匙拿去！

吟春 (從藍天使手裏拿了鑰匙，大聲喊着衝去) Insolent fellow! I want to kill you!

雲裳 (大聲笑着，奔過去擋住他) 銀行存摺！銀行存摺！我贏了您底六萬塊錢的銀行存摺！

吟春 (如墮五里霧中，搔頭)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雲裳 (笑得前俯後仰，連身子都險些兒翻了的) 您輸了，我們打的「相敬如賓賭」啊！——浴室門上

的鑰匙，不是我親手遞給您的嗎？可是您接它的時候，忘了對我說「Thanks」啊……(伸手去

要) 銀行存摺，我贏了您底六萬塊錢的銀行存摺！

吟春 (恍然) you had better hold your tongue! 別提了！——(他瘋了似的，把手杖和鑰匙一起

兒扔在地上。一邊用手擊着自己的頭，一邊兒自言自語着) 唉！我怎麼會這樣傻啊！把她的謊言，會信以

為真呢……

雲裳 (滿臉統紅的) 銀行存摺！六萬塊錢的銀行存摺！

吟春 (垂頭喪氣的) 給……給您……(正欲伸手到袋中去摸銀行存摺時，忽又大聲一個噴嚏) 阿提……

——幕急落——

原书空白页

第四幕

原书空白页

時間 距離第三幕約半月，午後二時光景。

佈景 與第二幕同，在爵士歌場。

幕啓時，慶霖、世昌、德垣、震海與兆熊等五人，仍坐第二幕所坐的原位子上，抽着煙閒談着。

右邊靠後的基角裏，還有二三個客人佔着一張桌子擦着天兒。

震海 (大聲) 屁，我不信！

德垣 真的，他來這兒做檢場的。你不信，可以問問她。(他招手喚侍女)

慶霖 一般的說，這是非常可能的！(轉向震海) 你以為大學教授值錢嗎？現在跌價了！況且包龍圖鬧過歌場，還跟……(望望德垣不說下去) 旁的大學怕連累的毀了校譽，當然不敢請他。那麼叫他幹什麼？

侍女 陸先生，您……

震海 (搶着) 喂，有沒有什麼新聞？

侍女 (莫明其妙) 新聞？

兆熊 王先生問你……

震海 屁！你別攪好不好？（轉向侍女）我問你：這場子裏有沒有什麼變動？

侍女 （許是程度關係，還是不懂）便桶？王先生，真會跟我開玩笑！（笑着欲走）

震海 別，別，你別走！侍女返身，裝腔作勢的站着笑）我跟你講的是正經話。不是便桶，我說的是變

——變動！

侍女 （想介）洞扁洞？（突然臉紅起來，不勝嬌羞似地）哼！還說是正經話？你壞來些，噢！我豈腐！

衆人 （大笑）哈……

震海 （搖頭，聳頸，伸伸手，作了一個沒法跟她解釋的表情）……

世昌 我來說，我來說。（轉向侍女）變動……變動就是……哦，譬如說：人事方面有什麼調動……

慶霖 （瞧她還是像不懂的樣子，便搶着說）很簡單的，王先生問你：這兒場子裏的朋友，有人歇了生意沒

？有同時，也有新的朋友添進來沒有？

侍女 （恍然）嘎！忽有聲有色的！有的，有的！台上做的老張，停生意了！後來藍老板薦了一個來。哦，聽說

藍老板薦來的人，肚子裏很有一點貨色，他要來改……改……改……改……

慶霖 （提她）改革！

侍女 不——嘎，改良！他還要改良這兒的歌唱……

震海 屁改他媽的良。

兆熊 你見過他嗎？

侍女 沒有。聽說今兒就要來了。（見有客來）我泡茶去了。

（客人漸漸的多了，忙得三個侍女「團團轉。」）

德垣 （開玩笑的）今兒頭一天登台，我們應該送花籃賀賀他呀！

世昌 （到底他還是忠厚人）別取笑他！我們應該設身處地的想一想。譬如說（衆笑）——這有什麼好

笑的，習慣成自然，各人都有各人慣用的口頭禪。譬如說（向王震海）像你（仿他口吻）「屁！」（指劉慶霖）像他（又模仿說）「一般的說」還不是跟我的「譬如說」一樣是口頭禪嗎……

慶霖 你有理，有理！

德垣 （開玩笑地）譬如說什麼？你說下去！

震海 譬如說屁！

衆人 （哄笑）哈哈……

世昌 （正經又正經的）真的，我們應該設身處地的想一想，譬如說：我們是他，是包龍圖，給學生趕走了，沒有辦法，跑進這下流的歌場來，當個像茶房又不像茶房的職員，我們自己的心裏又作何感想呢……所以，我是非常同情他的！

震海 屁我偏要氣氣他！（站起來，招手喚侍女。）

德垣 不要胡鬧啦！

震海 你不是說要買花籃賀賀他嗎？我請他過來，也是向他道賀的呀！

世昌 （急了）別，別！

震海 （不管）喂，喂！（侍女點頭示應）

兆熊 （向世昌）當時鬧風潮要驅逐他，口號喊得最激烈的也是你呀！

世昌 （臉紅地）那是老劉的意思！

慶霖 我……

（是時，侍女來了。）

震海 鬧什麼屁！（轉向侍女）喂，在這兒台上做的，那位新來的朋友，他來了沒有？

侍女 來了吧？您先生找他？

震海 啊，勞你駕，如果他已經來了，請他上這兒來一趟，你說有朋友在找他就是了。

侍女 好，我去看看去。（下）

世昌 （想躲避）我去小便去。（下）

兆熊 （留住他）你……

震海 屁！讓他去！

慶霖 震海，回頭包龍圖來了，你可不要過份使他難受！一般的說，他到底還是個社會上的可憐蟲！

震海 我知道的。

（可憐的李教授來了。他走近一看，找他的是他的學生時，真像犯囚見了法官似的，馬上顫慄起來，臉紅紅的，說不出的愧羞。想避，然而已經欲退無路了，因為震海等早站起來招呼他了。）

衆人 李先生，您好？

吟春 好……好……好……（忽又大聲一個噴嚏）阿提……請坐，請坐（自己站在一旁）

兆熊 李先生，您坐呀！

吟春 （拒絕）No Thank you！你們坐！（衆坐）

慶霖 怎麼？李先生很忙麼？

吟春 （含淚的笑）Oh no that is not so（低聲）你應當知道：現在，你們是客人，我是這兒的 em-ployee

震海 喔，不要緊。客人請您坐，你們的場主決不會見怪的！

吟春 （苦笑）是是（就坐）

震海 （倒茶）您喝茶！

吟春 Thanks!

震海 李先生，今兒我們都是來捧您場的！

吟春 O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ness!

慶霖 (敷衍似的) 快開場了吧？

吟春 嗯，快了！(站了起來) Excuse me I must go now! 哦，我到後台去，你們坐坐！

衆人 請便，請便！

吟春 (欲行又止) Don't tell anyone! 喔，不要告訴人家，我在這兒鬼……鬼……鬼混！(忽又大聲) 一個

噴嚏！(退場)

慶霖 (望着李教授的背影) 真太慘了！

(是時，世昌又上。)

震海 你搭皇后號輪船到美國去小便的吧？

世昌 他哭了！我瞧見他偷偷地拭着眼淚呢！——唉，你們不應該再氣他的！

震海 屁誰氣他？——我請他坐，我還請他喝茶！

世昌 哼……

兆熊 這是真的！

（開場的時間到了。那 Platform 上的頂光和腳光同時地又亮起來了。）

（聽衆席裏已經滿了七成，跟着燈光響起一陣掌聲。）

德垣 又吵什麼，聽吧！

（李教授剛從 Platform 的左邊布幔裏出來，就是大聲一個噴嚏。）

（聽衆席裏，發出笑聲。）

吟春 （拭鼻涕，發出牛鳴似的一聲「哼——」）Ladies and gentlemen……

（聽衆席裏，又出笑聲。）

吟春 （搔頭）哦，本歌場承諸位來賓熱烈地愛護，實在不勝感激之至！（他演講起來了）哦，我們（搔頭）爲了……不敢辜負諸位的盛情和厚意，所以……哦，所以（搔頭）決本過去的精神，再接再厲的幹……

（世昌、慶霖和兆熊等，捧場似的鼓起掌來。但在另一個基角裏，却發出了「噓噓」的不滿之反應聲來。）

雲裳 （聲在幔後）喂！傻瓜！這兒不是講堂呀，你嚕嚕嚕嚕些什麼？快報告啦！

吟春 （回轉頭去，遙應）Don't hurry！噯，我就報告了。

（聽衆大爲滿意，熱烈鼓掌。）

吟春 First program……不，第一個節目，是密斯小虹獨唱「農村之歌。」現在，請諸位靜聽。

（迎着小虹，輕輕擊掌。）

（聽衆席中，掌聲稀少。）

小虹（獨唱）『二月里頭愁，抽出來新絲讓別人織綾綢。五月里頭愁，挑出來新穀讓別人倉里收。

（李教授給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桌上）我醫好了眼前瘡，我挖掉了心頭肉。割禾打稻莫心煩，太陽如火熱難堪；禾下土滴滴汗，滴滴汗滴滴汗！誰知道一日三餐白米飯，粒粒都是辛辛苦難！歲暮進城關，納稅輸捐，將家產又捐完；晚上出城關，怯衣單，被北風吹得淚漫漫。脚下土滴滴淚，滴滴淚，滴滴淚！看見許多閒暇逍遙漢，跟那嬌嬌姐姐們，都有厚衣裳，却是從來不種棉花不養蠶。』（唱畢，鞠躬而退。）

吟春 好好！（鼓掌）

（聽衆席中，却發出噓噓聲。）

（話說是時，場中已滿座了。）

吟春（沒奈何的搔搔頭）噯噯，精彩節目來了！請聽（看手中的節目單）密斯林萍和密斯褚珍寶合唱

「舞伴之歌」

（林褚兩人同上，吟春又輕輕地擊掌。）

（聽衆隨之鼓掌，久久不止。）

林萍
珍寶

(合唱)「好哥哥,唱此句時,秋波向聽衆席普遍地轉,贏得彩聲不少)相信我!別人說,笨話多,傻話

多。(李教授又倒了杯茶,送至桌上)好花香,鮮花朵,花兒香,不結果,花開不結果,何必栽牠囉!好哥哥,

(又送秋波,聽衆喝彩,也有高應「噯」的)不要信聽聽聽,音樂響,響嘈嘈。Jazz 調,聲聲俏; Fox-Trot

最愛跳。跳得好,跳得妙,好巧妙,好逍遙!」

(聽衆席中,頓時彩聲與掌聲齊鳴。)

林萍
珍寶

(續唱)「好哥哥,相信我……」(珍寶的喉音愈唱愈沙,簡直唱不下去了。)

(震海喝了一個倒彩,聽衆中有一人回轉頭來噓他。)

吟春

(着急地,向褚低聲) What is the matter? 哦,怎末啦? 怎末啦?

珍寶

(沒好眼色的) 怎末啦? 嗓子啞了! 媚笑着向聽衆(各位先生,真是說不出的抱歉啦! 今兒因爲有

點傷風……(聽衆席中,有人高喊:「雙峯夾小溪!」她對他笑了笑)所以嗓子啞了。我想歇一歇再唱,請

各位先生多多原諒!(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聽衆席中,又有人仿「舞伴之歌」調,高唱:「好哥哥,原諒你!」衆皆哄笑。)

(珍寶亦報以媚笑,而後牽着林萍的手同下。)

(李教授不知所措,亦隨之下。)

(聽衆催場,重重地鼓着掌。)

吟春 (急急從內奔出，忽又返身把頭伸到布幔裏去) Hurry up! 快些! (走到桌前，向聽衆們) 鼓掌吧，好的

就來了! 哦，我忘了交代。這個精彩節目是，密斯藍雲裳唱標準平劇「女起解。」

(聽衆席中，掌聲雷鳴。)

(Spot light 亮了，藍天使上。)

(李教授溜到幔後，去化裝了。)

雲裳 唱「女起解。」(流水) 蘇三離了洪洞縣，雙膝跪在大街前，帶慚含羞舉目看，過往的君子聽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轉，與我三郎把信傳；就說蘇三把命斷，來生變犬馬我就當報還!

(掌聲雷般地響，聲震戶外。)

吟春 (化就了小丑，上) (白) 嘿，我說蘇三走着，走着你不走啦! 你跪在這兒祝告天地，還是哀告盤川?

雲裳 「一非祝告天地，二非哀告盤川。」

吟春 「(白) 那麼你跪在這兒幹甚麼呢？」

雲裳 「老伯，你去到客店之中，問問可有到南京去的沒有？」

吟春 「(白) 問有上南京去的幹什麼？」

雲裳 「與我三郎帶個信兒，就說蘇三起了呀呀！」

吟春 『(白)到了這時候，你還惦記着他哪！你等着，我給你問問去。嚵，這是好事！』

雲裳 (想喝口茶，她把桌上的茶杯遞給他)……

吟春 (接時，大聲叫喚) Thanks, 哈哈！

雲裳 (凶凶的，白了他一眼)……

(聽衆大喝倒彩，噓李教授。)

吟春 (忘了置身於歌場中，竟大聲地怒罵) Silence, please!

(這可引起了聽衆的反感，噓聲更高。有人喊打，也有人把香蕉皮與旁的菓殼丢上台去。)

雲裳 (焦急地對李教授，低聲的) 你……你瘋了嗎？我們是在台上喫他們的飯！

吟春 (怒不可遏，怒吼) Rough manners!

世昌 (助威，大聲) 坐下！

慶霖 (拉他坐下) 傻瓜，「君子不喫眼前虧」呀！

(聽衆席中，有人罵世昌：「放你媽的屁！」)

(場中大亂，呼「打」之聲大鳴。)

雲裳 (向聽衆們道歉) 諸位先生，諸位先生……

(聽衆開始走散。有人高呼：「豈有此理！」——走走！一塊兒到賬房間去！叫他們賠償損失，叫他們賠償損失！)

吟春（垂頭喪氣的，縮在一邊兒）……

雲裳 諸位先生，還有唱……

慶霖 走吧，咱們也走吧！（同下）

（聽衆已經走了一半，剩下的又一闕而散。）

（小虹、林萍、與楮珍寶三人，由左慢出口處同上。）

林萍 幹嗎？

珍寶（同時）鬧什麼事？

雲裳（惱羞成怒，對着離場的聽衆們背影）哼，走走走！（指李教授）都是你頭一天就闖下了這麼大的禍！

（氣嘟嘟的走下 Platform 來。林萍也跟着下來。）

林萍（安慰地）姐姐，氣什麼？您的好玩意是壓不下的！

小虹 姐姐，算了吧！

雲裳（還指着李教授罵）說得好聽：改良，改良，歌還沒有「改」，人倒給你「減」光了！

（是時，歌場的總經理杜雲漢上。背後，跟着三個態熱鬧的侍女。）

雲漢（咳嗽兩聲，以示威嚴）……

珍寶（走近他去）乾爺！雲漢點頭）

林萍 (同時) 乾爺! (雲漢同樣點頭)

小虹 杜伯伯! (雲漢似睬非睬)

雲裳 (站起招呼, 很大方的) 杜先生, 您來啦!

雲漢 哦, 你荐來的那個人呢?

雲裳 在那兒! (向李教授) 還不下來, 跟杜先生賠個不是?

(李教授遲疑地下來, 但不賠罪。)

吟春 密斯脫杜, How do you do? (伸手與杜握手)

(衆人見狀, 轉過身去暗笑。)

雲漢 (不睬) 噓, 噓! (對藍天使) 藍老板! 這個人, 恐怕腦袋裏有點毛病吧? (突然轉向李教授, 凶凶的) 你

怎末啦!——客人是你的衣食父母, 你怎末好開罪他們?

吟春 Your questions annoying me! 對不起, 我……

雲漢 (冒火) 噓! 神經病!

吟春 (也冒了火) You should be polite toward me! 對我, 你應該有點兒禮貌!

雲漢 滾你媽的滾, 滾, 滾!

吟春 滾就滾, 你不能侮辱我! 我……我…… (忽又大聲一個噴嚏) 阿提……

——幕急下

原书空白页

第五幕

原书空白页

時間 距離第四幕約兩天，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
佈景 與第三幕盡同。

幕啓時；藍天使穿着睡衣躺在沙發里，抽着捲煙。李教授呢，他在窗前的圓桌旁替她擦着皮鞋。

吟春 (噴嚏) 阿提……

雲裳 (聞聲，白他一眼)……

(沉默。窗外連續地傳來復與大學響着的上課鐘聲。)

吟春 (停止擦鞋，向外眺望，半晌，低頭歎了口氣) 唉……

雲裳 皮鞋擦好了沒有

吟春 好了。

雲裳 給我看！

吟春 (拿了鞋子，走到沙發邊去) Look!

雲裳 (隨便看一看，揮揮手) 不夠亮，還擦擦它！

吟春 Yes! (又去擦鞋)

雲裳 (半响) 哦, 別擦了!

吟春 我不累。

雲裳 (大聲) 聽見嗎? 叫你別擦了!

吟春 啊——您要穿嗎?

雲裳 擱在剛才拿的地方。

吟春 好。(放在梳粧台下)

雲裳 啊!

吟春 怎樣啦?

雲裳 腿酸得很!

吟春 我給您捶。(給他輕輕捶腿)

雲裳 這兒。

吟春 好點嗎?

雲裳 哦……別捶了!

吟春 我不累。

雲裳 想辦法！——你有現成的學問，不會拿出去賣了它！

吟春 (驚奇) What 賣學問？

雲裳 嗯。

吟春 學問怎末可以出賣？

雲裳 怎末不能出賣？比方說：你可以教書；你可以做官；你還可以寫寫文章呀！

吟春 教書是不可能的了！做官，我又不會……

雲裳 你不是說有學問嗎？

吟春 做官和學問，根本就是兩件事。有學問的人，未必一定會做官；會做官的人，未必一定有學問。

雲裳 寫文章換錢，你可以試試！

吟春 It is no use trying! 試也沒有用的，文章換不了錢。

雲裳 爲什麼換不了？

吟春 沒有人要。—— I am a philosopher, 研究的是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公孫

龍、Heraclitos, Socrates, Aristotle, Kant, Hegel, Schopenhauer, Nietzsche 和 Russell 等，他

們的學說的……

雲裳 你背出這些「腦子」、「棗子」、「蚊子」、「襪子」、「褲子」來幹麼？真是傻瓜！

吟春 我……我……

雲裳 你的學問，都是這些「牢騷」嗎？……

吟春 （認真地更正她）Russell，羅素。

雲裳 哦，都是這些「羅素」什麼的嗎？

吟春 Yes, Darling!

雲裳 那你祇有餓一輩子了！——羅素不羅素，簡直是噲噲！誰要你這種學問？誰需要你這種羅素不

羅素的噲噲學問？！

吟春 Yes,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沒有人要。

雲裳 得改行啦！

吟春 三百六十行，我行行外行。哦，我祇知道……

雲裳 （搶說）羅素——那你跟他喫飯去！

吟春 他早死了。

雲裳 爬進他的棺材，跟他算賬呀！

吟春 跟死人算賬？

雲裳 因為他害了你！

吟春 這不能怪他!

雲裳 怎末不能怪他?他叫你變成了廢物!

吟春 (勃然大怒) 你!!你!!(聲音漸低)

雲裳 (挑戰似的) 我?我怎末樣?我刺了你?我罵了你?我應該向你賠罪是不是?

吟春 (軟了下來) 你……你又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

雲裳 (沈默半晌) 我看你應該動動腦筋了!——這個家是你和我兩個人的,要我獨個兒來負這重擔,恐怕很難支持久長的吧。

吟春 I feel ashamed (他苦痛地低下頭去)

雲裳 况且,我也是沒有閒錢的人!

(室內,又暫時的沈默着了。)

吟春 (突然) Wait a moment, please! 哦,您等一下,我找一個同事去。

雲裳 (顯然興奮起來) 找同事去?

吟春 Yes, 華洋銀行的董事長郎蔭喬,他過去是我的同事,我想找他一定有辦法的!

雲裳 (走近他去,又獻媚了) 在銀行裏辦事是收入很好的呀, Darling, 您可以託您的朋友介紹進去, 做個襄理或者課長呀!

吟春 (也提起精神了) Oh, I tell you, Darling! 我昨兒去看了一個相了, 那個看相的說: 這個月還渣滓不清, 難免煩惱的, 到下個月, 交了未運, 哦, 未運偏財, 一定要發財, 發大財的! —— You see, 咱中國人的相術, 歷史攸久, 它也是一種哲學, 所以看相的話, 倒不能完全看它沒有道理的!

雲裳 那你快去找那個銀行董事長啊!

吟春 我就去找。哦, 萬一目前沒有好的空缺, 那麼跟他通融一兩萬塊錢總沒有問題的! —— Darling, 我們再打五千塊錢的「相敬如賓賭」好嗎?

雲裳 好, 我贊成!

吟春 (欲下, 找尋手杖) Where is my stick?

雲裳 (詭媚地) 我拿給您, Darling! (急取手杖和呢帽給他)

吟春 (大聲) Thanks! 哈哈! (接杖)

雲裳 Darling! 讓我再給您刷一刷衣服, 那上邊兒染滿了灰塵啊! (拿衣刷給他刷)

吟春 Thanks! 哈哈!

雲裳 (抱住他, 吻) 早點兒回家啊! —— 您知道嗎? 我現在是不能少了我的好丈夫在身邊兒伴着的, 連一秒鐘都不可能的了!

吟春 我就回, 就回來! (欲行又止) Oh, 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 哦, 我口袋裏沒錢, 給我幾塊。

雲裳（拿出一百塊錢給他）夠嗎？

吟春 Thanks（接錢）一百塊，太多了！

雲裳 拿去得了！

吟春 好……好……好……（大聲一個噴嚏）阿提……（急下）

（藍天使送李教授出門後，即至窗前，把花盆從檯上移至桌上。接着，嘴裏哼着流行歌曲去取生梨，用刀削去了皮，切塊盛諸磁盆中。）

（聞叩門聲，她急去開門。）

（陸德垣上，手裏拿着一朵白蘭花。）

雲裳（拿了磁盆，坐到沙發裏去）來喫！

德垣 我不！

雲裳 你不是最愛喫梨的嗎？

德垣 切塊的，我不喫！

雲裳 爲什麼呢？

德垣 分梨者，分離也。我既不願意和你「分離」，所以也不能跟你「分離」而食。

雲裳 別見鬼了，快來喫罷！

德垣 那麼，你對我昨天所提出的要求，怎末答覆？

雲裳 叫我離開他，離開那老傢伙？

德垣 對啊！

雲裳 傻瓜！這個家是我的，不是他的，你說，怎麼叫我離呢？

德垣 那你把他攆走，不許他以後再上這兒來！

雲裳 祇許你來（秋波）轉）

德垣 （走到沙發邊，坐在她身旁）不是「我來」是你乾脆的嫁給我！（忘了剛才的話，取梨將喫。）

雲裳 （警告式的）喂，不怕分離嗎？

德垣 （急把梨兒吐出來，隨手丟了它）不會的，你跟我。

雲裳 （站了起來）男人都自私的，誰也一樣的思想：獨佔一個女子！

德垣 （解釋似的）這不是自私，而是法律上所規定的「一夫一妻制。」——

雲裳 自私自私！我偏要說它「自私自私！」

德垣 （認錯）自私自私，是自私自私！

雲裳 自然是男人的自私自私——比方說，梨和香蕉，我都愛喫的；爲什麼我喫了梨，就不能再喫香蕉了

呢？

德垣 怎麼能把梨和香蕉來跟男人比呢？

雲裳 爲什麼不能比？假如有兩個男人：一個有學問，一個僅祇長得漂亮，爲什麼她不能同時愛上他們呢？

德垣 她可以另外挑第三個，既有學問而又長得漂亮，像我這樣的人呀！

雲裳 去你的吧，我的小叭兒狗！

德垣 （可憐又可憐的）那麼，你不喜歡你的小叭兒狗了？

雲裳 我喜歡，我喜歡——老叭兒狗跟小叭兒狗，我都一樣的喜歡！

德垣 （不悅）那麼你拒絕了我的要求？

雲裳 嚶，拒絕了！

德垣 （急了）你，你，你真的……

雲裳 誰跟你開玩笑？

德垣 好！那麼我就自殺在你的跟前！（突然，從衣袖內拔出一把尖刀來。雖然他的自殺是假的，但裝得却很像

真的一樣）

雲裳 （失聲）啊！（信以爲真，急去奪刀）你怎麼這樣傻呀，我不過跟你說着玩的。

德垣 那麼，你答應我了？

雲裳 答應你，答應你！我的小叭兒狗（把刀丟在圓桌上後，吻他）

德垣 今兒就走！

雲裳 上那兒去？

德垣 漢口（取出車票）車票就在這裏。要走，喫過飯後，坐三點一刻那班特別快車離開上海。

雲裳 上漢口？我，兩個人一塊兒餓死去！

德垣 我早已託那兒的朋友，接洽好了你登台的歌場。瞧（取出電報紙來）這是他的回電。

雲裳 你真想得週到。

德垣 那麼，你是答應了今兒就走！

雲裳 不。

德垣 還有什麼問題？

雲裳 這兒的合同還沒有滿期。

德垣 合同，剛才已經代你撕了！你不知道：我跟爵士歌場的杜老闆是師兄弟？

雲裳 那他怎麼辦呢？

德垣 他還有誰？

雲裳 還有誰？——跟你「白板對煞」的人！

德垣 他咱們管得了嗎？

雲裳 太可憐了！

德垣 可是，我不能因為可憐他，叫自己的老婆去給他平分秋色啊！

雲裳 得了，得了！——老婆叫得還嫌早呢！

德垣 決定了？

雲裳 嗯，決定了。——（突然）不，你們年輕人都是不可靠的，你得給我一點兒保證呀！……

德垣 喔，我忘了！（從自己的手上取下鑽戒來，給她戴上指兒）這個，行嗎？

雲裳 好，算了！反正你的就是我的，都是一樣。

德垣 那麼，現在馬上離開這兒！

雲裳 這，怎麼行？東西，我總得整理整理呀。——哦，（她把床下的手提箱取出）你先把這個帶走，回頭我就來。

德垣 好。（欲下）我在國泰大飯店等您。

雲裳 快走吧，說不定那老傢伙就要回來了。

德垣 我在國泰等您，快一點！（退場）

（雲裳等德垣走後，把門關上。然而一邊兒唱着愉快的歌曲，一邊兒用最高速度的動作，去把衣櫥裏的重要東

西，藏到另一隻小型的手提箱裏去。）

（半晌，叫門聲響。）

（藍天使急將衣箱放在原處，然後去開門兒。）

雲裳 Darling，您回了？

（李教授，酒喝得滿臉通紅，搖搖幌幌，跌跌衝衝地上。）

吟春 Yes。我……來……了！

雲裳 （衝前，靦媚地抱住他欲吻。結果，因了酒氣逼人，急急的又掩住了鼻子後退下來。作嘔）你，你？

吟春 （似笑非笑）哦。我……醉……了！了！（幌到沙發處，坐下去）

雲裳 （倒茶給他）錢，借着了？

吟春 他……說……明……天……（瞧見了磁盆裏的梨，又看了看桌上的花盆，頓生疑心，故勃然大怒）Get
away

away

雲裳 （沒有防到，嚇得後退三步）……

吟春 不要臉的東西，這是你請誰喫的？

（他把梨當作炸彈似的，拋向藍天使。）

雲裳 （也冒了火）請我的小白臉喫，你怎末樣？

吟春 (想站起,但又無力地倒下去了) 我……要……撕……了……你……這……不……知……

雲裳 (歇斯蒂里的) 貞操,哈哈,貞操!——貞操是一件看不見的東西!沒有貞操的人,她在社會上,也同樣享受人們的尊敬呀!

吟春 (大聲) How……can……you……say……such……a……thing!

雲裳 (拿了手提衣箱,走到沙發跟去) 沒有貞操的人走了!——你,你撒泡尿,照一照自己的臉,再去找個有貞操的人吧!哼!(往外便跑)

吟春 (掙扎着站起來) 你……你……你……不……要……走! (追去,倒在地上,默默無聲。不知是睡着了,還是昏了過去)

(舞臺燈光暗一暗即亮,表示時間的經過。)

(李教授剛從地上爬起來,走路依舊有點搖搖幌幌。)

吟春 (一邊兒說,一邊兒走向圓桌去) 她走了,她走了! (瞧見桌上的刀,拿了起來想毀滅他自己) 刀!刀也給我預備好了,她真想得週到,我正需要它啊! (正欲向胸口刺進去時,忽然對面的退課鐘聲又「噹噹」的猛響着了。他傾聽了一會,突然大聲地說) 我不應該自殺!哦,也許他們還需要我吧……

(叩門聲,突大鳴。)

吟春（自言自語）女人，女人全是牛胃，我們男子都是青草；她們飢餓的時候來喫我們，喫飽了又把我們吐了出來！（衝向門去）我要報仇，我要殺她——是她，一定是她又回來了！

（門開，進來的却是許秀瓊。背後，還哄着世昌、慶、霖、震海和兆熊等人。）

（李教授，呆住了。）

秀瓊（瞧他頭髮亂着，人又如此頹廢，驚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結果是千言併一句的說）爸爸，你……你……你得好好的振作起來啊！

吟春 振……作……（忽又大聲一個噴嚏）阿提……

——幕急下——

（全劇終）